

【是以智者。行四實語。觀彼眾生。曠劫已來。為彼四過之所顛倒。沉淪生死。難可出離。】

在前面一段已經將四種實語，這四種都可以說為誠實語，每一條裡面他又把它分作理、事兩面，都給我們介紹過了。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依照上面的教誡去修學，『行四實語』。回過頭來再看看這些業習深重的眾生，『曠劫已來，為彼四過之所顛倒』，這個不只是一天，也不只是一世，過去無量劫。如果這一生修行要是沒有成就，未來還有無量劫。生生世世口過是難免的，口過積的業習，這就是生死輪迴的根本，所以要想出離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下面大師教我們觀法，就是觀察語業的實相，能作如是觀就更好了。前面教我們觀身不淨，我們身是三十六種骯髒之物，雖然說和合，是個假和合相，並非真和合。真相明白了，自自然然就不造惡業。語業也是如此，也要了解其真相。

【我今欲拔其源。觀彼口業。唇舌牙齒。咽喉膺響。識風鼓擊。音出其中。】

這就是叫我們觀察，換句話說，真正做到語業清淨。前面四種是改過遷善，完全從事上來修學，雖然說的理，乃事之理，不是性之理。這個地方叫我們觀察稱性之理，也就是聲塵的識性，叫我們觀察這個，或者是稱之為舌根的根性，都可以。從性上去觀察，這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實相。語言從什麼地方出來的？造成語言的因素是唇舌牙齒喉，我們中國講的五音。諸位要曉得，音跟聲不相同。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，你們看那個吹笛子、吹簫的，笛子、簫都有好多孔，那個孔叫音。音不會發聲，必須有一股氣流通過之後，

從這個孔裡面出來它才放出聲。所以聲是聲，音是音，兩樁事情。唇舌牙齒喉這叫五音，就好像吹洞簫，竹子上那五個洞一樣。這個氣從哪裡出來？從丹田出來，肚臍這個地方，丹田，就有一股氣出來。出來的時候，通過這五音，五音受到震動，『識風鼓擊，音出其中』，這個地方的「音」是講的聲音，音藉這個聲就表現出來，聲是這麼來的。一切的語言音聲離不開唇舌齒牙喉，離不開這個；離不開「識風」，就是神識裡面鼓動的，離不開這個。

這就是叫我們揀別，要認識這個聲音的真相是什麼。如果你把真相明瞭，語言裡面所謂有可愛的語言，有不可愛的語言音聲，你就作平等觀，為什麼？一切音聲不外乎如此。從性上去看是平等的，從相上去看不平等。從性上去看，毀譽平等，毀謗的聲音也是識風鼓動的唇舌齒牙喉，讚歎的音聲也是識風鼓動的唇舌齒牙喉，所以從性上去看無二無別。佛菩薩他們的長處，人家都是從性上看，不從相上去計較，他比我們高明，所以他煩惱不生，心地清淨。佛在楞嚴會上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用根是用什麼？用根就是用性。不但在六根上我們要會用根中之性，六根所對的六塵，要懂得塵之性。六根的根性我們稱之為佛性，六塵的塵性我們稱它作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個性，不是兩個性。你要是見性，那就成佛，禪家常說的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。凡夫就是不知道性，完全在事相上去求，所以識心為境界所牽引，隨境遷流，自己做不了主宰，在這個裡面妄生煩惱，這才造罪業，才受惡報、受苦報。

【由心因緣。虛實兩別。實則利益。虛則損減。實是起善之根。虛是生惡之本。善惡根本。由口言詮。詮善之言。名為四正。詮惡之語。名為四邪。邪則就苦。正則歸樂。善是助道之緣。惡是敗德之本。】

這就把真與妄的功過給我們說破了。由於心的因緣，心有真心

、有妄心，真心與妄心在大論裡面講是和合的，所謂是阿賴耶識真妄和合。真的那一分不生不滅，就是真如本性；妄的那一分就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起了個錯誤的作用，我們就稱為妄心。阿賴耶是染淨和合之體，也就是真妄和合之體。雖然講到和合，諸位要記住，和合是方便語，不是真和合，和合亦無。它在迷的時候有這麼一個相，有迷的這個相，這個相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此地講的『虛實兩別』，「虛」就是假的，假的是什麼？從相上看是假的，語言之相是假的；語言之性，就是音聲之性，是「實」的，是實性。你要是從音聲之性上來發出這個言語音聲，那就有利益。這就是釋迦牟尼佛，你看在金剛般若會上他就說過，誰要說佛說法那就叫謗佛，佛沒有說法。說了四十九年，怎麼說沒說法？從性上去觀察，沒說；從相上去觀察，有說。有說是假的，無說是真的。這個理乍聽起來很深很玄，給諸位說，這是實在話，是真實語，佛如是，我們一切眾生個個都是如是。佛法之可貴就是教我們在相上見性，相上能見性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也可以說，佛菩薩、祖師大德千辛萬苦來教導我們，宗旨就是教我們從相上見性，從有中見空，從事中見理，就是說這個道理。

『實則利益』，「實」就是實性，就是懂得前面這六句，你要能如是觀察音聲之性就好了，你就得利益。為什麼？一切言辭裡面你平等觀，你不執著，你也不分別了。到這個時候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這些都稱性了，說、聽都稱性。可見得不但是文字相不可以執著，音聲相也不能執著。諸位要是懂這個道理，你就曉得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是無說而說、說而無說。當時在會的那些大菩薩聽經，有的聽幾句開悟了，有的聽一半證果了，我們現在聽幾十部、聽幾百部都證不了果，開不了悟，原因在哪裡？我們不會聽。人家是無聽而聽、聽而無聽，我們是有聽而聽

、聽而有聽，糟糕了。幾時我們也能像過去佛當時的這些大弟子，師徒在一起統統是稱性而談，真正是自在安樂。這種樂統統是從性中，就是實性當中得來的，「實則利益」，這個利益是究竟的利益、稱性的利益，決定沒有過失，做到語業清淨，極其清淨。

『虛則損減』，「虛」是虛妄，就是著相，在語言音聲裡面起分別、起執著。美其名為享受，聽音樂，美其名為享受、欣賞，欣個什麼賞？執著、虛妄、分別，欣賞！幹這個事情。程度低一點的，聽流行歌曲，他欣賞那一套；程度高一點的，聽古典音樂。實際上怎麼樣？高也好，低也好，統統是虛妄分別，統統是迷惑顛倒，他不了解音聲的實性，所以都是顛倒、都是虛妄。這裡面免不了有過失，程度高的過失少一點，程度低的過失重一點。我們就以音樂來說，音樂是屬於音聲這一類裡面的，古典音樂裡面有沒有感情作用？有感情作用，換句話說，它不能叫我們把情斷掉，不能把它息滅掉。情就是煩惱，情就是迷惑。世間法裡面是情一發作，把它誘導往一個合理的方向，不叫你泛濫，不叫你犯重大的過失，世間音樂教育的功效、宗旨和目標都在這個地方。佛法裡面有音樂，你們每天早晨唱的「華嚴字母」是音樂，早晚念唱的「香讚」是音樂。你們仔細再留心聽聽，這裡面有沒有情？沒有，確確實實是清淨的。你看這個音聲、這個調子不是帶感情的，這是趨向理智的。所以佛門的音樂比世間古典音樂還要高，可惜的是沒有人發揚。

我們中國過去的教育是以禮樂做為教育的工具，禮，節制我們身口的行為；樂，調養性情。人是個感情動物，情要斷了，那是聖人，不是聖人就是凡夫。凡夫既然有感情，感情必須要調養，所以才要修養性情，修養性情就要靠音樂。所以從前的音樂不是給你娛樂的，它是教育的工具。佛門也不例外，釋迦牟尼佛教化四眾弟子也是用禮樂，佛門的禮就是戒律，禮就是戒，戒就是禮，戒是我們

做學生身業、語業的標準，依照這個去修學。意業，這是以兩種方法，一種就是理論，就是講解；一種就是音樂。佛經與世間一般的書不一樣，佛經可以唱的，不但佛經裡面的偈子可以唱，佛經的經文在原文的時候都可以入樂章。這跟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是一樣的，你看中國古代教育有六經，六經的經文都可以譜成曲子來唱。佛經也是如此，雖然經過翻譯，翻譯得好，這一點我們應當要有信心，不要聽現代人胡造謠言。

從前翻經的這些人才，這些譯經的人，都是我們國家第一流的人才，精通梵文、精通中國的漢語才有資格擔任翻譯。而且譯經不是一個人，玄奘大師的譯場一千多人，像現在說是譯經院，那是國立的，國家辦的。太宗皇帝常常到譯經院自己去參加、去聽講，你想想那個規模多大！皇帝親自去，國家所有的一流人才都在那裡頭。不但意思沒有錯，翻譯出來的文字比原來的文字還要翻得好。這是我們中國人有福報，我們祖先費了這樣的辛辛苦苦把這個文化財產保留下來，我們應當珍惜。日本人從隋唐的時候就派留學生到我們中國來求法，在我們中國學習，把我們翻譯的經文都帶回去。到以後我們自己東西沒有了，日本人有，他保存得很完整。楊仁山居士，許許多多的經書我們中國已經失傳，找不到的，他到日本去找，再從日本取回來，那時候辦金陵刻經處，重新再雕版、再流通。

這裡頭大家曉得的，《成唯識論述記》是窺基大師的，唯識宗的。唯識宗重要的典籍在中國唐以後都喪失，都沒有了，明朝的四大師研究唯識沒有辦法，找不到窺基大師的著作，在唯識裡面就是摸，憑自己意見在那裡猜想。現在諸位要研究唯識，窺基大師這些著作統統都在，這就是我們現在這一代的人比過去人有福，過去的人一生他沒找到，現在我們得來多容易。其他宗歷代代都有承傳，沒有斷過，唯識是斷了一個時期，因此現在學唯識是比較困難一

點。為什麼？直接要讀唐書，唐以後這些唯識學家都靠不住，因為他們沒有看過原始的東西，沒有看過窺基大師的著作。窺基大師的文章比較深，國文程度要是沒有相當的深度，恐怕不容易看懂。但是你要想研究唯識，就非讀窺基大師的不可。

今天有一個大化書局，送來一部《佛經解說大辭典》，這部書是日本人編的，前面有個序文我看了一下，這部書編輯出來大概花了七、八年的時間，動員的人數兩百多人，編成這部東西。內容一看就曉得，這是佛經的介紹，每一部經提綱挈領。性質是關於佛經介紹的書，不是日本人開端的，是我們中國蕩益大師開端的，蕩益大師有一部《閱藏知津》，但是他那個介紹得很簡單，只有經題、卷數、翻譯的人、內容，其他的就缺乏。它這部東西好，非常詳細，經名、經的別名，以及出處、翻譯的年代、翻譯人有個簡單介紹，同時把翻譯的年代、翻譯人出生的年代都用公元標出來，我們一看就曉得距離我們現在多少年，內容是豐富得多。一共是十四大本，就是日本文，漢文程度深一點的，日本文也能看得懂，因為日本文裡面一半以上還是中國字。如果你們將來有發心的，能把這部東西翻成中文，我們重新再排版把它印出來，那就便利得多。這是真正想研究經典的，無論在家出家，可以說不能缺少的，像大辭典一樣。我今天在裡頭隨便翻了一翻，翻到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自古以來的註解，它裡頭列的名字有三百多種，真是阿彌陀佛！我過去看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我自己曉得大概只有二十幾種，我不敢給人說《阿彌陀經》註解有五十種以上；現在打開一看，人家列的有三百多種，真是洋洋大觀。這個就是《大藏經》的提要，你沒有看《大藏經》，把這個翻翻，《大藏經》什麼經的內容你都知道了。可是我給諸位要特別說明一聲，萬不可以把這個看過後到外面去蓋人，那就錯了。這個是提供你自修的，給你方便的，你不要

多看看就到外面去胡吹亂蓋，我滿腹經論什麼都懂得。人家深問你一個，那個經裡哪幾句怎麼講法？你不知道。它那個是沒有經文，這一點要特別小心。你要是碰到有人找你麻煩的時候，你只有哪幾部經你會，你都看過、都曉得，提出經文幾句就把你問倒了。這是一部好書。

這就是從性上，不從相上，損益、利害、利弊完全不相同。當然我們要能做到稱性還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做不到怎麼辦？照前面四種實語去修，從事上去修。雖然從事上去修，在事修當中常常觀音聲的實性，這樣才能夠入道，這樣才能夠做到真正的清淨。『實是起善之根，虛是生惡之本』，這個地方講的「善」，不是善惡的善；此地講的「惡」是善惡之惡，善與惡都是惡，要懂這個意思。為什麼？虛妄裡面生出來的，不是從實性裡面生出來的。真正的善是超越了善與惡，這才叫善；落在善惡裡面的善與惡，統統不善，諸位要懂這個意思。此地講的這個善，我們換個名詞，諸位也許就容易懂一點，無漏善；這個地方的惡是有漏的善跟惡，屬於有漏的。要修無漏善一定要見性，不見性，無漏善看不到，只是有漏的善與惡。有漏的善與惡我們說了很多，它的果報是在六道裡面的三善道與三惡道，沒有辦法超越六道，沒有辦法解決生死的煩惱。

『善惡根本，由口言詮，詮善之言，名為四正』，四種正語，就是前面所說的。說到這個地方，諸位可以聯想到，八正道裡面講的正語就是指這個。『詮惡之語，名為四邪』，四邪是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，總不出這四大類。『邪則就苦，正則歸樂』，四種邪語是三途果報，四種正語是三善道果報；如果果然是稱性之善、稱性之正，那就得到清淨之樂，那是得到真樂。『善是助道之緣』，四種正語是助道之緣，稱性的四種正語那是入道之緣，證入之緣。『惡是敗德之本』，四種口過是敗德、是障道的因緣。我們要想

積功累德，要想成就菩提大道，不可不知，必須反四邪、歸四正；更進一步，以這個為助道的因緣，成就我們徹悟、見性，這就功德無量。

這樣的功德也不能急著要求得，急不得的，佛法裡面常說「時節因緣」，時節因緣要是沒有到，不要強求，我們要有求的願，不能有希求的心。我們希望得辯才，希望早一天明心見性，這是我們有願；但是不能天天念著，「我怎麼還沒有得道？佛菩薩還沒有保佑我？沒有加持我？」這就錯了，這你就錯用了心。應當怎樣求法？這裡教給我們「詮善之言」，這就是求的方法；換句話說，不開口則已，開口都是正語，開口皆是善語，都是利益眾生，自利利他，這就叫求。有禪觀在裡面那就更好，就是能夠觀察到音聲性空，知道音聲的實性，這就更好，它就可以幫助你開悟，給你做助道的因緣。

【是故智者。要心扶正。實語自立。誦經念佛。觀語實相。言無所存。語默平等。是名修口業。】

這是這一大段的總結。所以修道的人，我們語要善，要行善。善，先要把心扶正，心正行就正，語當然也就正。語言跟身體的造作是聽命於意業，意是發號施令的總司令，所以與意有關係，所以『要心扶正』，首先要心正。然後『實語自立』，實語是自自然然就建立。可見得修行重點，修三業的重點，是在修意業，這個也不可不知。要是從身業上修、口業上修，是在枝葉上修；意業上修是在根本上修。底下一段，這就是講修意業。口業就是枝葉，本末我們要兼顧，根本上要修，枝葉上也要修，這個樣子進度就更快，功德的效果就更大。如何修法？『誦經念佛，觀語實相』，這就好，所以平素盡可能避免雜心閒話，這個確確實實要避免。不說話，給諸位說，是修養，心清淨。如果你要想說話，不如多念佛；想跟別



人聊天，不如多背經，同參在一塊，我背給你聽，你背給我聽。這個比雜心閒話功德就殊勝得多，雜心閒話是敗德之本。這樣彼此討論經義，經義愈討論愈有發明。

我過去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我們同學一共有七個人，老師頭一天講的東西，到第二天我們七個人合在一起，我們就複講一遍。一個人講，六個人聽，講完之後再提出意見，哪個地方沒聽清楚，哪個地方有疑惑，一個人提出來，大家解答。解答的不滿意，第二天就去問老師，請老師給我們解釋；解答的滿意，滿意就算了。要不這樣學，怎麼能學得出來？所以老師一部經講圓滿，我們這個小班六、七個人當中一部經也講圓滿了。我那個《楞嚴經》就是這樣學出來的，老師一遍《楞嚴經》講圓滿，我在我們班上七個人當中，我這部經講圓滿了。所以第二遍，慧忍法師請我到台北，我就在台北講《楞嚴經》。怕什麼，我已經講過一遍了。

你們今天如果要好好學的話，這半個月當中，這部《永嘉禪宗集》你們如果這樣學的話，我在這裡一部講圓滿了，你們在底下也講圓滿了。你這一遍圓滿，下一個學期你們佛學院開課，你就可以當老師，就可以教這個，別的我不會，這個我會，有什麼難，有什麼了不起！怕的是你不用心，你不肯幹。我沒有出家的時候，跟李老師學經就是這麼學的，一個月學一部，這一部學了就會講。我在他那裡住了一年三個月，十五個月學了十三部經，十三部經從頭到尾都會講。所以我一剃頭出家，就在佛學院當老師，一個學期教他們一部，我肚子裡十三部，他們三年只需要六部，我還有一半消化不了，沒地方賣。所以佛學院有什麼用處？你們就是現買現賣都來得及，每一個寒暑假到我這裡來學習一個月，你這一個月東西就可以教他們一個學期。你們六個人好好的幹，就是六個老師。我是個過來人，我過去就是這麼學的，你們肯不肯幹？

我那個時候還沒有錄音機，全要憑記憶，你們現在還有錄音機，還可以反覆的去多聽幾遍。我那時候沒有這個東西也好，有這個東西怎麼？人不專心，為什麼？聽不清楚沒關係，反正我回去可以再聽一遍，不用心。真正嚴格的教學，這些東西一律取消，你的心就專了，為什麼？沒有依靠。我們那時候老師的教學嚴到什麼程度？東西講過之後，你或者是哪個地方打了個妄想，這一句沒有聽到，回過頭來想再問問老師，這一句我沒聽到怎麼講法。老師還把你罵一頓，不告訴你，下一次你就用心了，告訴你，下一次就不用心。所以你沒有聽到，永遠不告訴你，就是叫你課堂裡頭整個精神集中起來，好好聽講。聽了之後你去複講，你去學習，這樣才學得出來。你們學不出來，不要怪別人，不要怪老師，是你們自己不肯學。永嘉大師東西不長，你們年紀這麼輕，我教你們的時候，今天講這段經文，今天就把它背熟，講的這段意思統統搞清楚。你們六個人有沒有互相在一塊研究討論，把這個意思從頭到尾各個人都能搞得清楚？十五天完了之後，各個人從頭到尾都能講得下來而沒有障礙，你們這才算是成就。這才叫正語。

能夠『觀語實相，言無所存』，這就是剛才說過的，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聽而無聽、無聽而聽，『語默平等』。這就是把口業修到最高、最圓滿之處，究竟清淨之處。再看底下一段：

【云何淨修意業。】

這是三業裡面的中心，重心在此地。

【深自思惟。善惡之源。皆從心起。邪念因緣。能生萬惡。正觀因緣。能生萬善。】

小註說，「三業因緣，意為根本」，從意業上修就是從根本上修。現在我們修學本末兼顧，同時下手，治標治本。但是要重在意業上，雖然是同時，也有個輕重，也有個賓主之分，主是意業，身

業、口業是賓，要以意業為重心。善惡的根源都是從心起的，心就是指意業，就是一個邪念、一個正念。知見不正，一切惡法統統從這裡生的。什麼叫正知正見？這是個很大的問題，此地有個簡單的說明，『正觀因緣』，正觀就是正知正見，正知正見『能生萬善』。

【故經云。三界無別法。惟是一心作。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。】

《華嚴經》上說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諸位在朝暮課誦都常常念的；唯識裡面講「萬法唯識」，識就是心。所以說『三界無別法，惟是一心作』。尤其唯識學家，他專門講這個，在唯識正觀裡面，認為三界之中只有識，除了識之外，其餘什麼都沒有。這個話是不是實在的？是實在的，為什麼？一切法都是識變現出來的境界，唯識，唯獨只有識，一切法是識變現的影像，離了識它就不存在。『心是萬法之根本』，離了心就沒有萬法，心在法就在，心不在法不在，法是附屬於心的。下面給我們說明邪念與正念：

【云何邪念。無明不了。妄執為我。我見堅固。貪瞋邪見。橫計所有。生諸染著。】

先說邪念，再說正觀。邪念從哪裡來的？從無明來的。無明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這個問題我們初學的同修常常會問，而且找不到答案。經上常講，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為什麼會覺悟？為什麼有一念不覺？又說無始無明，無明到底哪個時候開始，總有這麼一天？過去我們有一個老戒兄，他老人家發心閱藏，很仔細的費了不少時間把《大藏經》看完。看完了有一天碰到我跟我說，釋迦牟尼佛真正了不起，我對他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可是很遺憾，一樁事情沒交代清楚。我說那一樁？無明為什麼起來的，他沒有說清楚，無明是幾時起來的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起來的，他也沒有講清楚，

很遺憾。我說不但你遺憾，自古以來到現在，多少人討論這個問題都感覺很遺憾。實實在在講，佛把這個問題講得清清楚楚，你看《大藏經》是粗心大意，你沒看出來。在哪裡？我要是告訴你，我就害了你，這個話告訴不得；告訴你怎麼樣？悟門堵死了，你一輩子也不能開悟。

不過雖然說不告訴你，我還是給你透點消息，這些問題，一切大乘經典裡面都有，都有說明，你要去悟。佛沒有明著說，實在講，有慧眼的人一看，佛說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怎麼曉得從前人也有這個問題？你看《楞嚴經》第四卷，富樓那就提這個問題，無明幾時起的？無明為什麼起來的？無明破了以後成佛，會不會再起無明？這都是富樓那的問題，《楞嚴》第四卷都有。佛給他答覆的，豈不就是解釋這個問題？你怎麼能說佛沒說清楚？怎麼能說是遺憾？只怪你讀經不用心。我這個話也只能說到此地，你們要研究去讀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古今的註解差不多也有一百種，你們慢慢去翻。不過縱然翻到了，或者把那個註解都背得滾瓜爛熟，恐怕還是不懂，為什麼不懂？「觀語實相」，你不懂得這個方法，你就沒有辦法懂。何以故？你在文字上執著，你在文字上分別，你不知道文字性空，不知道語言性空，你就沒有辦法悟入。這就是古德常講的「死在教下」，俗話常講，死在字裡行間，這叫念死書。哪一天、幾時你有本事從語言文字裡跳出來，不離開它，不即不離，也不在語言文字當中，也不離開語言文字，這才能看到實性，這才能夠解這個問題，你才曉得無明是什麼回事情。

你曉得無明什麼回事情，無明就沒有了，無明就明了。所以邪念是「無明不了」才生起來的，無明不了產生一個惡現象，什麼現象？「妄執為我」，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眾生相、有壽者相，一切森羅萬象就從無明建立的。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

，宇宙人生森羅萬象就是這麼建立的。這個相愈轉愈粗，執著愈來愈堅固，分別愈來愈細密，麻煩就大了，貪慳的煩惱，瞋恚的煩惱，愚痴的煩惱，邪見就是愚痴，貪瞋痴起來了，一切的病根都從貪瞋痴上來的。「橫計所有，生諸染著」，橫計是普遍的計較、執著，所有的一切萬法，內而根身，外而世界，在佛法講的就是依報跟正報，普遍的計較，普遍在執著，總要一切都為自己所有，我、我所起來了。生諸染著，對於一切法貪染、瞋染、痴染，著相取相而不能夠捨離。

【故經云。因有我故。便有所。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。】

這是佛在經裡給我們說的，第一個迷是迷了『有我』，有了我之後一定就有『我所』，「我所」就是我所有的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房屋是我所有的，財產是我所有的，眷屬是我所有的，我與我所這是惡見的大根大本。這樣輾轉就生『六十二見』，六十二見是外道見。大家一看註子就明白，不要解釋，《佛學大辭典》、《教乘法數》統統都有，此地這個註解解得很清楚，一看就明瞭。

【見思相續。九十八使。三界生死。輪迴不息。】

前面六十二見是外道的邪見，這個地方的『九十八使』是凡夫、外道共有的。小乘聖者就是把九十八使統統斷盡證阿羅漢。這就是講的見惑跟思惑，見惑八十八使，思惑十使，加起來就九十八。思惑通常也分為九地，九地裡面每一地有九品，上三品、中三品、下三品，九九八十一，所以也稱之為八十一品。八十一品跟此地講的十使是開合不同，這個地方是歸納，歸納為十使，把它展開就是八十一品。見思惑，我過去講《金剛經》，把見思煩惱細細的說過一遍。『三界生死，輪迴不息』，只要有這些東西就出不了三界；換句話說，六道輪迴的動力就是九十八使，九十八使就是九十八種的煩惱在這個地方推動輪迴。要是沒有這個東西，輪迴就沒有了。

，沒有這個東西，三界也沒有了。三界輪迴是相，這個是動力。

【當知邪念。眾惡之本。是故智者。制而不隨。】

邪念裡面這四句是小結，應當要知道，邪知邪見是一切惡的根本。什麼叫邪知邪見？前面這個六十二見、九十八使就是的。你要是明瞭之後，這個要斷除。實在講，九十八使再要歸納，通常講見思煩惱，見惑裡面五大類，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；思惑裡面五大類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。這九十八種就是這個展開的，歸納起來就是這十大類，這十大類就叫邪見，就是邪知邪見，就是『眾惡之本』。這個九十八、六十二你要是嫌麻煩、嫌囉嗦，你要是不記它，沒有關係，你就記這十種。常常要記住這十種是邪知邪見，這十種是萬惡之本，念念當中要想離開它，要想斷除它，這就行了。『是故智者，制而不隨』，「制」是控制，以我們的理智來控制，我們不要隨這個煩惱去走。這十種在唯識裡面講，就是六個根本煩惱，這六個根本煩惱在《百法明門》裡面說的是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惡見。惡見就是見惑，惡見裡面有五條，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，在六個根本煩惱，把這五種見歸納為一個稱之為惡見。可見得六個根本煩惱就是見思煩惱的十類，稱之為根本煩惱；也就是說，常講的八萬四千塵勞都是從它生起的，它是大根大本。我們要下決心把它斷除，我們要有智慧、要有定力，不要隨著煩惱去。到這個地方，這是把意業裡面的邪念給我們說出來，首先要辨別什麼叫正、什麼叫邪，邪念，舉心動念要落在九十八使裡面就是邪念、邪知見。下面就講正觀，就是正知正見：

【云何正觀。彼我無差。色心不二。】

『正觀』裡面學問就大了，小註說「正觀之法，先了三界惟心，萬法惟識」，這是正觀的根本，也是正知正見理論的依據。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也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講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

唯心造」，這是正知正見理論的依據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曉得萬法是一體的，依正不是分開的，你才真正能夠體會得到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謂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。情是有情眾生，無情是植物與礦物，植物與礦物、動物都成佛。那咱們要問問，有情眾生成佛，我們人成佛可以，講得通，桌椅板凳怎麼會成佛，桌椅板凳是無情的？給諸位說，你成佛之後，桌椅板凳都成佛了。奇怪！這個道理後面《證道歌》上有，《證道歌》話說得很簡單，理論說得很透徹，可是也很難體會就是了，因為這個境界是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這個話都是真實的。你要問為什麼？這個地方給你講，『色心不二』，萬法唯心，一切法都是心變現出來的，有情是它變現出來的，無情也是它變現出來的。

這個話真的是不容易懂，我們舉個比喻去體會。你功夫沒有到家的時候，人都會作夢。我昨天晚上就做了個夢，夢到見到總統，一見面我就問他：我送給你一份建百姓宗祠那個你收到沒有？他說：我沒有收到。我說：沒有收到不行，我講給你聽聽好了。還做這個夢，沒到聖人地步都會作夢。夢裡面你看看有自己，也有別人，也有山河大地，從哪來的？自己心裡變現出來的。夢中的自己、夢中的別人、夢中的一切天地統統是你自性變現的，一切唯心造。覺悟之後就醒了，醒了之後就成佛，自己成佛，別人也成佛，裡面的山河大地、桌椅板凳統統都成佛了，成佛就叫覺，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。這就叫情與無情同圓種智，你在夢中一覺醒來，夢裡面的有情跟無情同圓種智，就這麼回事情。我們現在是做大夢，沒有覺悟，覺悟之後就是這個樣子。所以說「色心不二」，色是指物質，心是指精神，一個是物質、一個是精神，這是把整個宇宙人生統統包括了。你幾時要能夠體會到色心不二，你的心就平等，你的心就清淨，再沒有煩惱，再也沒有牽掛。要是沒有看出色心不二，沒有看

到『彼我無差』，你沒有入這個境界；換句話說，你那個觀不算正。

這個正觀，也就是說，必須把前面見思煩惱破盡才能夠入正觀，見思煩惱離不開，沒有辦法入，只能夠說是解。悟裡面通常有兩種，一種叫解悟，一種叫證悟，要到證悟才有受用，解悟沒有受用。解悟就是道理明白了，境界入不進去，理很明白，煩惱還是現前；換句話說，還受苦，不能離苦得樂。到證悟的時候就離苦得樂，唯樂無苦，心地真正清淨。這個地方還不能清淨，雖不能清淨，解悟之後可以起修。解悟以後，嚴格的講，才可以真正談得上在起修，悟後起修，他不會退轉的，他精進不會懈怠。為什麼？道理明白，方法懂得，他愈修愈往證悟的路上接近。換句話說，他有一分修功他得一分受用，有兩分修功得兩分受用，解行相應。這個在道上自在，這個修道有樂趣，沒有苦惱。因此在修學過程當中，解悟在先，信解行證，是以這麼一個順序。這個地方是講證悟，「彼我無差，色心不二」。

【菩提煩惱。本性無殊。生死涅槃。平等一照。】

生死就是涅槃，煩惱就是菩提，這個話我想學佛的同修們多少都聽說過。你要是不明這個理，生死就是涅槃？難怪，出家人死了之後，人家送他那個輓聯，某某法師涅槃，某某法師圓寂，他入涅槃，世間人死了還不都涅槃？「涅槃」是梵語，翻譯中國的意思是不生不滅。生滅就是不生滅，這個話講不通；煩惱就是菩提，煩惱跟菩提恰恰相反，怎樣煩惱就是菩提？菩提是清淨，煩惱是熱惱，怎麼會是一樣？性中是一樣，相上不一樣，人家跟你講正觀是見性，不是著相。可見得邪與正從哪裡觀法？邪念、邪觀是從相上觀，著相之相；性上觀是不著相，在相上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觀察它的性體。性體是平等的，是一樁事情，所以是『平等一照』、『本



性無殊』，這叫見性。見了性就自在，見了性，十法界就是一法界，這一真法界，哪有十界？十法界是平等的。阿鼻地獄跟極樂世界是平等的，怎麼是平等的？相是不平等，受是平等的。極樂世界受樂，阿鼻地獄受苦，苦樂怎麼會平等？入了一真法界，證到性之後，他的受叫正受，什麼叫正受？這兩個都不受，在極樂世界他心裡沒有樂受，阿鼻地獄裡頭他心裡沒有苦受，苦樂都不受，心是清淨的、平等的。極樂世界跟阿鼻地獄的相不平等，受是平等的。

正受是什麼？正受就是三昧，正受就是大定，就是一切境界裡頭如如不動。在極樂世界絕不為樂所動，到極樂世界看到黃金為地，在極樂世界眼睛裡看到的黃金跟我們這裡看見泥土沒有兩樣。為什麼？心不染，所以說是平等，是一個受，沒有兩個受。他為什麼能做得得到，我們做不到？人家看到實相，實相是平等的，因為都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極樂世界依正莊嚴是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；阿鼻地獄也是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虛妄等於虛妄，無二無別，沒有差別。觀到實性，性是空寂的，更平等，性也平等，相也平等，他的受怎麼不平等？諸位要明瞭這個意思，這個意思相當的深，你要能夠知道幾分，能夠常作如是觀，觀就是修，解了之後修。一分的修功就一分的自在，就一分的解脫。有那麼幾分，生死你就不在乎了。為什麼？你曉得『生死涅槃，平等一照』，對於生死你沒有恐怖，你沒有害怕了。有那麼幾分功夫，生死就自在。由此可知正觀的利益。

【故經云。離我我所。觀於平等。我及涅槃。此二皆空。】

經文向下去，在理論上愈來愈深，不像前面那麼容易懂。前面都是屬於事相，都是屬於助緣，換句話說，學佛的先決條件，很容易理解。向下漸漸的領導你入觀，指示你修行的道路，所以往後面去義理愈來愈深，文字也愈玄，得用心去體會，因為這是屬於禪宗

的東西。一般講，禪宗的東西它是簡單明瞭，不像教下說得那麼詳細，說得那麼繁複，使我們能夠很容易去體會。禪宗，一般講都是接引上根之人，中下的根性比較困難一點。所謂上根是一聞千悟，要有這種能力。但是在這個偈子裡面，我們能看出它的好處，接引上上根的宗門大法，還是不離開皈依、發願、三業清淨做為基礎。可見得接引上上根，在實際上用功還是按部就班，這就是所謂「理可頓悟，事須漸修」，這才不至於變成狂禪，不至於修成狂妄，腳踏實地老老實實這樣做。

經上說『離我我所』，一部《金剛經》就是講這個道理，一部《楞嚴經》也是講這個道理，《華嚴經》還是講這個道理。「離我」是不要有我執，不要有我見。我見、我執破了，「我所」當然擺脫掉，我所是附帶的。但是我們沒有這個功夫，從哪裡學起？從我所學起，就是從我所斷起，把我所有的都離開。這就是修布施，布施財、布施法，都是我所有的，不要了，布施給別人。幾時能把我也布施掉就好了，那問題就解決。先不能破我執、把我執布施掉，那就先把我所捨棄掉。必須到我執、我見破掉，這時候才入平等，這就是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。通常我們會講，我們做不到，無我才能做到。到這個時候，『我及涅槃，此二皆空』，性空，我、我所性空，菩提性空，涅槃性空。從實性上看，是平等無二無別的。時間到了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。